

都江堰放水节：独一无二的水利民俗

□文佳君

千年祭典，凝固历史的悠远

每年清明，在都江堰的“放水”祭祀仪式上，总能看到这样的场景：河道之畔旌旗招展，万众肃穆，随着主祭者一声令下，莽号手们吹响雄壮的莽号，蓑衣男子在号声中跳起桡槎舞，戴着古锥面具的杜汉摇着风铃跳起祭祀的傩面舞蹈，展现了古蜀文明的浓郁、神秘、古朴……歌号中，主祭官和两位陪祭官缓缓步上圣台，一幅模仿汉朝仪轨的都江堰放水祭祀图立刻展现眼前：祭官戴冲天方冠，披锦绣长袍，端高香绕场祈福，跪拜河神、天地，再上香于香鼎之中，表达人们对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的祈祷。

上香完毕，两位陪祭官展开祭文绢帛，由主祭官宣读：“李公精神越历史之长河，跨天府之辽阔，浩荡奔流于江河，熠熠生辉于天地……”与此同时，一匹白马从远处江堤沿江飞奔而至，马上骑着骑士手执令旗高喊“放水哟”直奔到祭台前，将令旗交给主祭官——“今吉时已到，我众欲桡槎一放水”，随着主祭官的一声号令，几名身着蓑衣的堰工纵身跳上“桡槎”，挥动利斧，砍断捆结着“桡槎”（桡槎是将数根巨型圆木的顶端扎在一起构成的三角架。它和签字、捶包等一起填土筑堤，可截断流水）的绳索，岸上十余名堰工见绳索一断，立刻拉着绳索另头一齐用力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巨响，拦河“桡槎”脱落开来，露出一个缺口，顷刻间，滔滔岷江之水从决口处涌出，向川西平原奔腾而去。

自汉代以来，每到冬天枯水季节，都会在成都江堰渠首处利用

名 城

都江堰“放水节”正式起源于北宋年间，距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。都江堰放水节有两层意义：一是为了纪念当年驯服岷江，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蜀郡太守李冰；二是祈祷来年风调雨顺，稼穡丰饶。1000多年来，放水仪典传承不息，已成为今天都江堰的一道最独特的风景。

放水节上最有趣的一幕就是“打水头”，当温驯的岷江水穿过桡槎围堰，再转向南流淌时，人们用竹竿、石子击打水头，以求来年幸福美满。“打水头”是放水节上最生动的场景，而古堰的千古魅力在片欢腾中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特有的“桡槎截流法”筑成临时围堰，阻挡外江水进入内江，从而完成对内江河道的清淤、修缮任务。到了来年清明时节，成都平原需要春水灌溉，此时，人们就必须拆除桡槎围堰，将岷江水重新引入渠道。隆重而热闹的放水仪式便在这个时候举行。

都江堰清明“放水节”正式形成，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参与的节日，其形成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北宋太平兴国三年(公元978年)，后来放水节一直延续，到了清代又被称为“祀水”，民国之后又恢复了“放水节”这一称谓。在历史很长的一段时期里，“放水节”是川西人民最隆重的节日，其盛况优胜春节。

放水节的仪式在今天有所简化，但据史料记载，古代放水节仪式相当繁复，大小步骤有数十项之多，如清代颁行的祭祀礼仪就有“祭王（李冰父子）典礼、奏乐、设迎神位；还神、授花；引赞导主



都江堰 岑学恭 1973年作

祭，官恭诣王位前立正；唱纪念歌；进席、献帛；进爵、献爵；进食、献食；主祭官诣读祝位前肃立读祝”等30多项。可以说，在清明节这天举行放水大典，既抒发了人们对历代治水先贤的爱戴之情，同时也祈祷新的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经过历史沉淀的“清明放水节”是今天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品牌，是世界水文化的绝版，而它的文化意义也早已穿越时空，远远超过了活动本身。

打水头，记录下祭典的欢乐

当堰工们拉倒桡槎，从桡槎缺口处涌入的第一股水流就叫做“水头”（当地也称“水脑壳”）。就是这略显浑浊的“水头”在放水仪式上、在当地人心中却有非同小可的意义。

“四川人习惯把头称为‘脑壳’，‘水脑壳’当然是指水流的头

一股了。据长辈们讲，如果放水节时能捡上石子、泥块打水脑壳，一年便能顺顺利利，无痛苦无灾……”终于，在清明前后，我们等来了水脑壳，我们顺着河岸追啊，打啊，把童年的笑声撒了满满的一河。我们跑不动了，累了，抹去头上脸上的汗水后，才发现水脑壳已经流得不见了踪影。这时，我们又会相互争论起来——总说自己是第一个打到水脑壳的人。有时为了得出个结果，多有小朋友大打出手。就在大伙儿不可交之际，那与我们一起追逐水脑壳的邻家小妹总在身后大声地说：“都不要吵了，水脑壳是我先打到的！”于是我们也就安静了，又开始去玩过家家的游戏。这是我笔下的“打水头”的童趣和重要的象征意义跃然纸上。

放水节“打水头”一般有几个程序，最先是“堰工打水头”。在水头涌入的一瞬间，堤岸上的堰工一边吼着开水号子，一边手执

无愧的开水白菜

□余庆

恍然一年已过，我经历过双重镂刻的岁月，活在“看人烧白菜，分水及黄花”的诗句中。那些不值一提的清淡之美，被一腔蚀骨柔情浸扰。本来生活的姿态是引颈远眺，却因一盆清水，几片白菜，催生灵感。

老了，脚步踉跄，一半光阴不为己。嬉戏的心态，妙在人约黄昏后，似乎有了晴耕雨读的浪漫，而心生“诗篇”。

初学写诗，以开水白菜为伴，仿佛“温故而知新”似的，笨拙地爱上这朵花儿。

如此坚持，头脑澄清得像刷洗过似的长出了一百多首诗，孰真孰假，亦好玩而已。在懵懂中思辨，率尔捉笔的韵律和平仄，何尝不依赖绝句和律诗。猜忌五言和七言，又何必“细论人家未尽非”的意义。那些哭哭啼啼“诗兴大发”，宛如开水白菜蘸酱油，久服经身耐老矣。

缩起肩膀的我，平庸化的基因，是同行评议生命中很重要的印记……虽说入圈很短，人走影随，比别人矮了一截。噗嗤一声，身边颤颤巍巍的诗友，不管是“菜帮”还是“菜心”，大都似大白菜一样，清素寡淡。而我生活在跨界思维中，故伎重演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

嗟叹，我故作镇静，只需探究天籁声中抵制“价值”的枷锁。是故，想打破风吹叶落去的芥蒂，竟会情寄世故，突然与文学邂逅……假如在相互裹挟中杜撰诗趣，是造物主降临世间，寻求不可多得的文学密钥，还是以观后效的殆尽。

遥想当年，凭什么逃离现世？刻苦不刻苦于我而言，以偏概全的招数，哪有时间去堆叠憧憬！赶巧了，瞎猫遇到死耗子，少了论事之嫌，多了一份吃饱了撑的无聊。这般儿戏，面面相觑，感受“雷声阵阵”都大打折扣了，软软地引发本能反感。

然而，我不是一个懂得照章办事的人，精明一辈子，严重低估了现实的土味。怎么？向来乱劈柴的行为，只为维护交错、拧着的兴致，怎能不品尝一下开水白菜呢？也是为此，听闻中国式散文诗在国际上是难得一见的“清流”，搁在世界之巅，反倒是孤芳自赏得不到认同。我人畜无害，不屑酬报润，以为诗性能承受酒精的刺激，毋庸置疑地一头扎进诗海，顿觉言之有理。

聆听江湖训示，无暇顾及与隔空一鼓了。据长辈们讲，如果放水节时能捡上石子、泥块打水脑壳，一年便能顺顺利利，无痛苦无灾……”终于，在清明前后，我们等来了水脑壳，我们顺着河岸追啊，打啊，把童年的笑声撒了满满的一河。我们跑不动了，累了，抹去头上脸上的汗水后，才发现水脑壳已经流得不见了踪影。这时，我们又会相互争论起来——总说自己是第一个打到水脑壳的人。有时为了得出个结果，多有小朋友大打出手。就在大伙儿不可交之际，那与我们一起追逐水脑壳的邻家小妹总在身后大声地说：“都不要吵了，水脑壳是我先打到的！”于是我们也就安静了，又开始去玩过家家的游戏。这是我笔下的“打水头”的童趣和重要的象征意义跃然纸上。

竹竿向水头猛打几下，并告诉水头：此行千里要驯顺听话，不要打坏良田，不要冲毁桥堰，安流顺轨，为民造福。挨了堰工的一顿“痛打”后，水头逐渐壮大，向南奔流。此时，两岸的群众面对滔滔江水，欢欣鼓舞。年轻人拼命沿江奔跑，欢呼雀跃，不断用小石子向水头掷去；老人们则争舀“头水”祭神，认为这样可以消灾得福，求得神灵庇佑。

面对新鲜水头，百姓总是开心不已，可此刻祭台上的主祭官满脸严肃，不那么轻松了——开水后，他必须立刻走下祭坛来，坐轿或乘车赶在“水头”之前到达省府成都，如果落在水头之后，那当年便有“水不驯顺”的危险。都江堰距离成都约50公里，在交通尚不发达的古时，要比水流抢先抵达，还真的要费些力气。据传说，清代同治年间有位主祭官为了万无一失、捷足先登，便特地取了个巧——让差役骑上快马，携带自己的官袍（取“袍服如人”之意）赶往成都，与此同时自己也乘轻车赶路。幸运的是，最后这位主祭官连同他的袍服都赶在了水头前面。因“袍服如人”，所以当时的老百姓都戏称——“有两位官爷赶水，来年必有好兆头了。”也许正是巧合，第二年天府之国还真风调雨顺，庄稼大丰收。

在某些年份的放水节上，“打水头”还有一项附加内容——抢鸭子。人们集资凑钱买来鸭子，投进水头。鸭子扑棱棱入水，还没来得及舒翅畅游，岸上的年轻人便争先恐后，在一片喧腾中赤膊入水，抢捉鸭子。据说在水头中抢到的鸭子，更有非比寻常的吉祥意义，而这个习俗也一直流传并持续至今……

不是诗歌的诗。”而有的诗家看了“这是辛甘厚味的好诗。”看来，批评与表扬对我而言，给人识透，意脉相连。偶尔，我喜欢去倾听电话另一端的述评，不知所终，且置之不答，还真是个“清香爽口”的技术活儿。

其实，给灵魂点一滴朱砂，诗情早已沉浸在一个字、一杯酒之中。我积淀已深，如江水滔滔，横冲直撞。在《一亩一匠》的小舟上挂着自信的风帆，信步游航，将惊奇与恐惧转化成幽默和甜蜜。如上，不惜装腔，保持风格比保持身材重要，颇不容易。亦如黄永玉之言：“明确的爱，直接的厌恶，真诚地喜欢，站在太阳下的坦荡，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。”

我以任性迈入诗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肆意带去问候。也许，写诗是自身的活儿，投稿刊发是社会的事情。况且，我从没进入诗门，只是在堂名匾下待一会儿，有些混迹初开，不自量力也。于是，马不停蹄地“敲门”，闲言碎语依旧有诗，人心的润泽，在前辈眼里那不是诗，是生活于此的始奠……虽没定论，就归于寂灭，心中黯然地起了疑惑与悲哀，却有闲工夫在诗里扯淡。

微皱着眉的我，被某一个画面唤醒，有一种远方比开水白菜更甚！论讲究，无从猜测。嗜吃香醇的开水白菜，因少盐少油，方显本性之大美。这是川菜名厨黄敬临在清宫御膳房时的拿手好戏，虽贵为国宴上的一道精品，但汤味与鸡鸭相似，无非是因为有美味之理。不疾不徐，我鞭辟入里的食经，照样吃着焯水过的菜心，像挂着几朵云霓的妙解，是何等奇妙的菜中极品，竟然不可思议变得柔软熨帖……

久而久之，我明白了情致宛然的句式，伤春惜花，曳杖而行。这般舍取，像我这样的年龄，仗着脸上的胡碴，令人猜不出情绪。鉴照一口白菜，抱膝而吟，才知鲜美的开水白菜，稚嫩而老练。我点火生炉，将母鸡、母鸡、火腿、肘子、干贝、花椒等食材，精心熬制十小时以上所得的高汤，在滚烫中一瓢羹下去……怪不得嘴唇容易黏住，幸福得连话都说不清楚。

我不重复别人，万物互为师学，更不重复自己。

是啊！觉得可惊，又觉得可笑。觅我散文和诗句之间切换的熟稔，丢掉了“自我衬托”的幻想，犹恐听到煮沸而琐碎的响声，嫌白菜叶有破损的骚味，有了局促不安之相，估计是惹人烦了。

有道是不解尴尬，相逢是梦中，实在不是以图一己的苟安，是我所愿之事。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锦观



2024年3月12日
星期二



20世纪初期的杜甫草堂

地方

浣花溪水温江来

□黄晨旭

诗圣杜甫从759年末到成都，到765年离蓉，他走遍了成都名胜，也去过不少成都的区县。在成都的郊县里，温江离杜甫最近，与杜甫颇有情缘。

古时，温江县与成都县的县界一般在清水河畔，也就是后来的“苏坡乡”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杜甫沿草堂古浣花溪西行几里，浣花溪的源头一带即是温江县城。

根据杜甫诗作和相关研究，杜甫确实曾沿着绿波溯游而上，并作《泛溪》，诗曰：“落景下高堂，进舟泛回溪。谁谓筑居小，未足乔木西……”清初王嗣奭撰《杜臆》，注此诗：“自卜居浣花至此，始溯溪西游。”

在了解完地形之后，杜甫使用诗句写下了自己家的位置：“水槛温江口，茅堂石笋西”（《绝句》），这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直接写到“温江”的诗句。

根据杜甫的诗句，古浣花溪的起水初应当在“温江口”，与今天的浣花溪稍有出入。清李元的《蜀水经·卷三》中，记录了与杜甫一致的观点：“清水河，自温江分支东流为浣花溪。”这里的“温江”，应当指的就是杜甫笔下的“温江口”。

查阅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其中记载温江有一条河流“新源水”，可运西山（邛崃山）之木材到成都。根据其记载推断，这条河只能是江安河的岔流桫木河。桫木河起水于江安河，在今苏坡黄土桥附近汇入清水河。民国《温江县志》载：“桫木江，新开江（江安河）分流……近苏坡桥入清水江（清水河）。”在历史上，桫木河要比现在宽阔不少，因为江安河也有过“温江”的叫法，因此桫木河汇入清水河的河口被称为温江口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是此水从温江县而来，故河名叫温江口，也是讲得通的。

直至1956年苏坡被划归成都市郊区，“温江口”才不属于温江辖境。

浣花溪水从温江口而来，自然少不了温江的印记。传说温江口的河滩上生长着许多桫木，那条注入清水河的“新源水”两岸也有不少桫木。草堂西边，也就这桫木织起了绿荫。杜甫一打听，才知道四川桫木长势快，于是他也想种些在自己的草堂。他在《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桫木栽》中写道：“草堂甃西无树林，非子谁复见幽心。饱闻桫木三年大，以致溪边十亩阴。”宋代文学家宋祁也在《益部方物记》中记载：“桫木蜀所宜，民家莳之，不三年可为薪。”

等到杜甫的草堂建好，已是“桫林碍日吟风叶”。（《堂成》）

宋代四川人苏轼喜欢桫木，于是书录杜甫的诗歌，即《桫木卷帖》。巧合的是，相传他去过杜甫笔下的温江口一带，那里地名就改成了“苏坡乡”。民国版《温江县志》：“苏坡桥场，以苏东坡曾游其地故名。”

后来，新源水渐渐淤塞成一条小河，桫木树也不见了踪影。

除了桫木，可溯源温江的还有鱼凫鸟。相传温江是古鱼凫国治地，在江安河畔的万春镇，至今流传着鱼凫王教人们养鱼凫鸟捕鱼的古老传说，每年阴历三月十六，许多温江人还会到河边放河灯祭祀鱼凫王。鱼凫鸟即鸬鹚，又叫鱼鹰，俗称“鱼老鸱”。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卷十六就有类似的记载：“蜀人临水居者，皆养鸬鹚，绳系其颈，使之捕鱼，得鱼则倒提出之，至今如此。”

每涨春水，温江而来的浣花溪上也会有不少鱼凫鸟栖息，杜甫在《春水生二绝》中写道：“鸬鹚鸕鶿莫漫喜。”当然，杜甫在门前看到鱼凫鸟的次数很多，诗句还有“门外鸬鹚去不来”（《三绝句·鸬鹚》）、“鸬鹚西日照，晒满满鱼梁”（《田舍》）等。

浣花溪水温江来，历史的痕迹，西郊的风物，也随着溪水，淌成了杜甫笔下隽永的辞藻。与草堂咫尺之遥的温江，也因为杜甫的到来，多了不少美丽、悠远的趣话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蒋蓝 美术编辑：钟辉